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

中国抗战文艺史

蓝　海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英雄时代之再生 …… 1

第二章　新文艺发展的路向 ……11

一　五四时代 ……11

二　从五卅到一九二八 ……14

三　“九·一八”与“一·二八” ……15

四　“向创作要求自由” ……18

五　沉渣的泛起 ……19

六　两个口号 ……20

七　民族解放战争团结了全国文艺工作者 ……22

第三章　抗战文艺的动态和动向 ……23

一　从“前线主义”到各地文艺的兴起 ……23

二　突进现实生活的密林 ……41

三　重庆文艺界的一度消沉 ……49

四　内地文艺的繁荣 ……53

五　文艺民主运动的高扬 ……59

六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运的昌盛 ……63

第四章　通俗文艺与新型文艺 ……73

一　旧形式的利用 ……73

二　活报与街头剧 ……83

三　街头诗与朗诵诗 ……90

四　讲演文学与小说朗诵 ……100

五　秧歌和秧歌剧 ……103
六　杂文与散文小品 ……110
第五章　长足进展的报告文学 ……119
一　报告文学的产生 ……119
二　大时代的宠儿 ……125
三　战争的素描 ……135
四　敌军士兵的写照 ……146
五　形象化的描写 ……149
六　大后方的剪影 ……155
七　根据地的报告 ……158
八　伟大作品的展望 ……165
第六章　在成长中的小说……167
一　初期的薄弱 ……167
二　阿脱拉斯的创造 ……171
三　新旧时代的矛盾 ……176
四　黑暗的暴露 ……184
五　兵役问题的提出 ……189
六　边疆生活的描写 ……191
七　敌伪的暴露 ……193
八　竟写长篇 ……197
九　新天地新创作 ……212
第七章　戏剧创作的高潮……223
一　新剧发展的四个阶段 ……223
二　话剧创作从浮面到内部 ……229
三　解放区的新话剧 ……245
四　历史剧的繁荣 ……249
五　平剧的改革与新编 ……258
六　新歌剧的产生 ……263

第八章　诗歌发展的新阶段……270
一　发扬新诗的战斗传统 ……270
二　向民族化方向前进 ……276
三　一些遗留下来的缺陷 ……281
四　重要的诗人和诗作 ……282
五　根据地的大众化诗歌 ……321
第九章　文艺理论的发展 ……328
一　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 ……328
二　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331
三　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 ……338
四　提高与普及 ……342
五　中国化与民族形式 ……345
六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358
七　民主与文艺 ……365
八　新文艺运动的总结和发展……369
附　录　抗战时期文艺大事记 ……379
后　记 ……474
修订再版后记……475

第一章 绪 论

——英雄时代之再生

一

在一本高尔基社会论文集的封面上，题名为《为了人类》。这是很恰当的，高尔基是以一个社会战士的资格为人类战斗。除了社会论文，他的其他的所有的写作，也都是为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创作的。不独高尔基，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作家们的作品都是为了人类，都是为了有利于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望·蔼覃在《小约翰》中写蟋蟀的情形说，他们知识的标准只要熟悉二十六个沙岗和两个池。凡有较远的，就没有人知道一点点。学校里的教师说，凡讲起这些的，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他们把动物区分为跳的飞的和爬的三种，蟋蟀能跳和飞，就站在最高位；其次是蛤蟆。鸟类被用种种愤激的表示，说为最大的祸害和危险。人类则是一种大的无用而有害的动物，是站在进化的很低的阶级上的。这种区分，站在蟋蟀族的立场上也是对的，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为了蟋蟀的"蟋蟀的话"。因此，当肥胖的鬼菌和红得象乌莓的捕蝇菌争论谁最美丽时，小约翰说他们都是有毒的，又怎能不使他们吃惊而猜疑小约翰是人呢？因为他说出了"人话"，在菌类是不计较有毒与无毒，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吃它们的人类才注意这一点。

属于人类的文学，应当为了人类，说“人话”，辨认它是否有毒，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但是这道理在今天是仍然需要提出的。法西斯的血腥已玷污了一切，就是最简单的真理也需要再加以刮磨的功夫。在法西斯德日气焰高涨的时期，伟大的诚实的作家，如路易·稜等，或被关在监牢里、集中营中，或驱逐到国外。一切都被剥夺，工作室被捣毁，著作物被烧毁，完全失掉了和自己同胞谈话的自由。而另外一群被他豢养的鹰犬，如邓南遮、林房雄、菊池宽之流，则在歌颂主子的血行是宣扬文化，传布王道，讴歌“轰炸怪有趣的”。于是人类的意识屈服于或蜕化为横暴者的意识，原属于大多数人类的文学被摧残，被毁灭，而他们却披了文学的外衣，遮掩他们欺骗与虐杀人类的丑行。这些算不得文学，他们是在毁灭文学，毁灭文化，更进而毁灭人类，这加重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大会中莱奥诺夫曾说：“我们正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时期的最高幸福。我所以重复说这一句在这里已经说过的话，并不仅仅因为重复在修辞学上是最有力的形式，也是因为在这严肃的时日里，从这演说台上所发出的一切演说中，这句话是最本质的前提。这里，发生了我们义务、权利、光荣、困难以及我们终于要把它克服的未来的人们的欢喜。当然，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者从没有一次担负过象现在这样值得尊敬的崇高的责任。我们的基本工作，是借深铭心版的形象，描写思想的大激动，即使是粗糙也好，完成新道德的原则；而记录出从不曾有过的世界的诞生。我们的年龄使我们期待自己还将成为一个更巨大事件的目

击者。无疑现代是人类有史以来全时代中最充实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眼前，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形成，在大雷雨大风暴中，殖民地国家自觉的惊醒了，人类共同生活正创造着更趋完善的形态。”如同苏联一样，我们目前也正在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时期的最高幸福。这是最困苦的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这里，有我们的义务、权利、光荣以及许许多多等待去克服的困难，等待去接受的荣誉。这不但是一个民族的翻身与奋起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人类迈进光明或黑暗的发轫期。在不久的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曾经是不是生存便是灭亡，不是胜利便是屈服，不被侵略者消灭，便得消灭侵略者。整个的世界上整个人类也都在为了本身的生存和文化的延续向法西斯的匪帮们作殊死战。如今战争虽胜利地结束，这任务却还未全部完成。因为人类的和平仍然时刻受着战争的威胁，一些野心家们已在布置新的屠杀。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他们的使命，为了拯救人类，为了拯救文化而贡献出所有的一切。无论在任何时代，文艺工作者从没有一次担负过象现在这样值得尊敬的崇高的任务。为了自己，为了人类，作者们是应当好好完成这任务的。这任务不是纳粹匪帮们的应声虫所能担负起，他们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

二

空前的时代产生空前的英雄。如今，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文艺上也应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人虽然是依着时代的动向而前进，但绝不是完全机械的被动的，人亦推动时代使前进得更快些；人的活动固然受环境的

限制，然而人的主观的努力也可以改变环境。人是时代舞台的主角，写人怎么在时代中斗争，就是反映了时代。我们应当从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去表现时代的面目。”固然时代创造了人物，事业却是成功在人物的手里，只有通过人物，才能看清时代，认识时代。离开人物，便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理解。“我们民族的力量怎样象百川朝海似的从各自不同的‘源’和‘流’而汇到当前的大事业：抗战建国。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写的东西，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且应该以这为圆心，去摄纳我们这时代的森罗万象。但这仍旧可以从人的活动来表现，来反映。我以为还是应该把人当人，——时代舞台的主角，而不要把他们当作材料。”

时代是人类创造的，就是辉煌的金字塔，也是一手一足的劳绩砌成的。没有人，便也没有一切。福斯脱说：“在现代小说中，英雄和恶棍都已灭亡。个性已不再存在，剩下来的只是粘贴在显微镜的玻璃片上的红色碎屑。这种碎屑往往是很奇异的，有趣的或者美丽的，可是他们并非活生生的男女。跟着个性的毁灭——被一般的环境中的一般个人，或者被在意识的一部分中机械地隔离开来的个性的一面所代替，也毁灭了小说的结构，毁灭了它们史诗的性质。”接着他又说：“我们应当创造的新写实主义，一定负起布尔乔亚写实主义所未完成的任务。它决不是写那种只是消极的批评，或者和那只是个人不合的社会绝望地斗争着的人们，却是写那些正在努力着改造他们的环境，支配生活，顺着历史的潮流，而且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人们。这就是说，英雄必须重新回到小说中来，和它一道的，应该是它的史诗性质。”这话也可以拿来评论中国的抗战文艺。

我们的抗战文艺中固然也描写了壮烈的场面，刻画了英勇的故事。我们有英雄，也有恶棍。“新的人民领导者的典型开

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僚，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但这些还不够，因为多半好似“贴在显微镜的玻璃片上的红色碎屑”，只美丽有趣，并非活生生的男女。“跟着个性的毁灭”，“也毁灭了小说的结构，毁灭了它的史诗性质”。他们多半以概念的类型的姿态而出现。

和时代配合的作品，必须是时代的纪念碑。

如格拉特珂夫批评苏联文学的情形一样：“武断的说我们作品中没有指导性的形象，是不正确的；甚且，在任何一本作品中都生动地活跃着肯定人物的形象。但是他们为什么容易被人忘掉，为什么他那末贫血，没有象柏扎洛夫、罗亭、折尔卡士、福马·歌籍叶夫、普拉东·卡泰艾夫那样的容量？”莱奥诺夫说：“在我们的小小的怀中镜里，并没有摄进现代的中心的主人公。但我们都很知道他，新世界的主人，伟大的计划者，我们星球的未来的几何学者已经出现了。由于他的思想的丰富和企图的宽阔，他已和鲁滨逊、吉诃德、裴加罗、哈姆雷特、倍士霍夫、奥齐波斯、福马·歌籍叶夫、拉法尔·凡伦丁等等一样成为人类典型的世界星座的完全的一员。我们很知道他——我们爬着梯子研究过他的一切特质，抚摩过这个新的格里佛。其次，我们正把他从地上化（这一点也是他最主要的力！）现实化，把无力把握活的有血有肉的他的主要特性的各个性质加以理想化。”这也是我们目前的缺陷和今后应努力的方向。八年的抗战虽然我们有了张老师、黄老师（《国家至上》中人物），有了三官（《鸭嘴涝》中农民主人公），有了罗三爷、徐明健、黄团附（《新水浒》中人物），有了叶映晖（《母爱》中人物），有了

丁大夫、梁专员（《蜕变》中人物），但不独比起以上所举的人物相形见绌，就是较苏联革命产生出的《铁流》、《毁灭》、《一周间》、《十月》、《夏伯阳》、《士敏土》等中所成就的也尚愧弗如。所以如何写出新时代的英雄，是作者当前唯一的课题。对于这些为时代所创造出的特出的性格要深刻地观察他们，必须瞭解他们整个的生命，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悲愁；更必须把这些形象极度浓厚化，把它们生命的火点燃起来，作为我们时代前驱的担当者而出现。

过去曾有不少划时代的作品给我们创造了比历史上或当时的人物更活生生的英雄，这些人物千百年来即生活在民间，为每个妇孺所熟知，也为每个妇孺所爱戴。他们对于这些人物比自己的亲戚邻里还熟悉，连音容笑貌，以及每件动人的故事，都能绘声绘影，津津而谈。关羽、岳飞、诸葛孔明、宋江、李逵、张飞、武松等，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尽管是一些绝对不同的性格，他们却无碍于同时存在着，每个人物的行动和思想也都能影响他的崇拜者：他影响他们的思想，他影响他们的生活。在今天，我们正需要创造这样的人物，即便不能高出于这些以上，也要同样的活生生地活在民间。说这要求太苛刻吗？在讨论中国革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时，曾有人举出了种种理由，说还应当耐心等待，但时代的巨浪必然的要把过去的痕迹冲淡，眼看着希望是愈等待愈渺茫了。八年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战争，许多长篇巨著已不断地在战争中孕育，也在战争中产生出来了，这证明作家并不是绝对没有裕如的时间去思索去创作，以产生他的鸿制，那末，从现在我们就开始期待纪念碑性的作品的出现并非太苛刻了。事实上，我们一个技术和生产落后的国家，已令人难以置信地凭着血和肉和一个近代化的

帝国主义的国家搏斗了八年。素称为没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国民，已挺身站在了世界战争中最艰苦的一条火线上，而且充满着信心的，决心地凭着自己的力量改造他们的环境，支配他们的生活，控制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命运。孤军抗战的八百壮士，一门忠烈的范巩先将军，战死南苑的佟麟阁，保卫芦沟桥的吉星文，是千万英雄中已使我们知道的名字。显然的，我们一切都有飞跃的进步，只有文艺还没有配合这进步的要求。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文艺的要求实在不能再以新文艺才不过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作为借口而轻轻推过去，因为一切并不必一定按步徐进的，外力可使它飞越，事实上也都在飞越了。

目前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求作品也应是歌颂英雄的作品了。

三

过去我们曾有过不少的传奇式的人物，西欧也曾产生过骑士与美人。可是虬髯客式的豪杰，侠隐记式的英雄，在今日不应、也不可能出现了。就连贾宝玉、林黛玉、莺莺、红娘，时代也不再属于他们了。这是血和火的时代，应产生血和火的人物。这是人民的世纪，应产生人民的英雄。这些英雄产生于人民中，为人民而战斗，也为人民而建设。

我们的写作还没能从"活人的直接印象"，以及个人的热情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创造的人物不是琐碎便是抽象。因而文学里充满了照像，现实的再现，模糊的幻影，人物成为平面的，呆板的，漫画式的；没有生命，甚而没有立体的感觉。时代向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们要求的却不是肖像画，而是典型：不是时事性，而是时代性。这意思就是不仅要写出社会的现实性，且要写出时代的真实性。

爱伦堡曾说："为什么突击队员不能是理想家？我们也可以说，在休假的日子，他望着小河里的涟漪，想着什么样的事。突击队员难道不能嫉妒，不能爱，不能幻想么？炼钢工人的女儿也会死的，但是为什么不能用二十页的篇幅去描写她的死，而一定要象户籍登记所的死亡证书一样，只需要枯燥无味的两行文字呢？"接着他补充说："我们的工人是活的人，他们工作、斗争、恋爱、接吻。他们也看书，也幻想，有时也做出奇行，发出嫉妒，他们是生活着。好象他们悲惨生活的曾祖父们，并不象田园诗歌中的雅典的牧人，他们也是不象我们某些作品中那种模范的突击队员的。"同样的，我们新时代的英雄，也是活着的人，好象过去和未来的亿万的人们同样地活着。他们工作、斗争、恋爱、接吻。也看书，也幻想；有快乐，也有忧愁；有勇敢，也有怯懦。并不如某些作品中的形象，一切都那末单纯化。肉炸弹，好象生来就为的做肉炸弹；在战壕里和敌人肉搏以死的士兵，也好象生就与人不同。五岁能文，七岁赋诗，从幼过目成诵的笔法又用在现代英雄的身上了。小说和新闻记事同样地成了玄虚的神话，从里面只能找到神性，找不到一点人性。

格拉西摩夫引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戏剧法兰兹·封·齐根干中人物傅天的话说："您的傅天，我以为已经过于只表现了一个感动，这是沉闷的！难道不同时是一个智者，一个上等的讽刺家么？所以您对他岂非极为不当么？"接着他批评当时的作品说，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的作家在很多的时候，是特别不当

地处理了他们的主人公。这些主人公是残酷地被剥夺了！他们被剥夺了优美的情感，他们甚至被剥夺了热情，虽然对于一个革命家，没有热情是多末怪的事。补救这种缺陷，流行的办法是将主人公分做两半来写："一方面他'作为斗士'而活动，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人'而开始。一天之中，一半的时间，他过着钢铁的生活，以后的一半，他耽溺在个人生活里，于是一种人性的东西，对他并非无缘。他很和善地爱他的妻子，喜欢钓鱼，喜欢唱歌。这样创造了不自然的结合，来代替活的人物；一方面是钢铁般的人物，另一方面是相当的享受，但只是一种极无聊，极陈腐的俗物的无味的典型。"

为什么这两种性格不能有机地揉合在一个血肉的躯体上呢？

姜子牙钓鱼，不过是为了等待姬发的访贤；诸葛亮垂钓，原来正盘算着军政要务。在画报上也可以常见到要人植树的照片，或正在铲土，或栽植甫毕，都一律地那末不调和，好象全不是他们所应作的事，如扮戏似的，专为了照像。事实却又是令人怀疑的，真的他们一生中就没有类似钓鱼以及植树一样的生活项目么？

虽不应是琐碎的，可应从各方面表现一个人物。现实主义的描写，是"预定着最基本的，在其可能性上的幻想的大的飞跃。"它较之我们常常应用的，要预想远为巨大的综合的形式。所以这里的传达或表现，如前面所说的，是不能理解为现实的摹写和重复，而是逼真地传达所发生的故事的真正基本的意义的要求。

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物才不会是平面的或漫画式的，而成为有生命有血有肉的活人。

自然，同时也应当说明的是表现英雄并不是忽略了魍魉，否定的人物和肯定的人物应同样被看重。高尔基曾论及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差异说，过去的现实主义为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确证新的社会主义现实的现实主义。法捷耶夫引证了他的话并加以引申说："F·杜宾的论文，他只认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英雄的现实主义，规定的描写英雄的现实主义。这是公式化的。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确证着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新的英雄们，同时在一切现实主义中又是最富于批评的。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比过去的现实主义，是更富于批评的，而且这批评的特征，又与新的社会主义现实，新的人性，新的关系的确证相结合。"这话是可以在这里应用的。

我们必须把敌人灭绝人道的暴行有力地暴露出来，汉奸活动也应当作为文艺的重要题材。《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残雾》中的冼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华威先生以及陈国瑞先生的一群，这些不可救药的顽劣和腐朽，必须加以暴露和抨击，但这是属于第二位的工作；第一位的是人民的民族的英雄之表现，"是写那些正在努力着改造他的环境，支配生活，顺着历史的潮流，而且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人们。"歌颂英勇的战绩和创造这些战绩的英雄们已是战时文艺的常道，何况我们今日的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为了拯救我们民族的危亡，也是为了拯救世界的人类！

第二章　新文艺发展的路向

五四时代——从五卅到一九二八——“九·一八”与“一·二八”——“向创作要求自由”——沉渣的泛起——两个口号——民族解放战争团结了全国文艺工作者

一　五四时代

中国的新文艺是在五四时期诞生的。虽然白话文的提倡或新文艺运动的发动远起于五四运动的前二年，但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则可以说是自五四开始的。

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的新的民族觉醒及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及经济上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相应着这政治经济的情势，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艺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和后天的缺陷。第一次欧战结束时，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压力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且日益加剧。乘国际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多少放松了在中国的统治而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的幼芽，至是又被摧残蹂躏以至毁灭或枯萎。五四运动的结果，在民族解放上是流了产，在政治上未得到丝毫的刷新，国内依然还是“僵尸的统治”的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新文化与新文艺的茁壮的嫩

芽还在岩石下抗着外来的压力在弯曲地生长和壮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中国新文艺虽是受了西洋文艺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却确确实实是生长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壤中的，并不如一些人们所说的，是从外国庭苑里移植来的花草；第二，新文艺从生命的种子里带来的质素，即是反帝反封建的，尤其是后者最为浓厚。这是如五四运动的发生似的，因外力的压迫，则更感到本身的腐败，脆弱，需要改革。如胡风在《抗日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中所说，在先驱者的战斗里面，我们能够看出它的鲜明的主义：

> 鲁迅，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的作家们，破天荒地打破了中国文艺底封建意识的传统，用革命的人文主义唤醒了沉睡的现实底灵魂。由于他，文艺形象里面最初出现了人民底觉醒了的自由的意志，同时也鲜明地被画出了这觉醒了的自由的意志不得不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现实苦斗的命运。处女作《狂人日记》，那立意，是为了叫出自我底燃烧的战斗要求，也是为了揭开社会底丑恶的实际。对过去和现在，他提出了"人吃人"的控告，对现在和未来，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另一篇《药》里面，黑暗统治下的麻痹的人民只是把被屠杀的觉醒的革命者底鲜血当作可以医好肺病的灵药。到这里，他控诉就带着了沉痛到近于绝望的气息。

也如有人所说"发现了人民也就发现了社会，或者说，发现了社会才发现了人民。"鲁迅和他所领导的文艺的新军，一方面写出了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现实，人吃人的社会，一方面却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光辉的内容，那就是一连串的劳动的愚夫愚妇们，尤其是农村无产者阿Q的登场。在他以前，劳动的人民即

令在文艺形象里露过头面，但只不过是被当作生产粮食和抚养家畜的，甚至是能代替家畜的动物，或者相反地当作抽象的自然诗人。再不然，就是被命运安排好了的，或者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好汉，或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运儿了。但到了鲁迅，若干世纪的沉默的劳动的生灵即最初地带着时代的本来的面貌站向了历史舞台底脚灯前面。"在这里，不但说明了阿Q这类的农民们是在过着肉体上被剥削精神上被毒害的代替家畜的动物的生活，也写出了他们冲破了传统的宿命观，不甘再受苦痛的心情，他们渴望光明，要求革命，虽然这光明和革命仅是受了时代的浪潮冲击而发生的一种缥渺的幻影。

但花草是无法生长在没有土壤的地带的。这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艺，本来很可以开出较好的花朵，徒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军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产业的溃败，民族解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在岩石下抗着压力而弯曲地生长的新文艺，因失去了它的滋养，发展的情形自然不能不衰退下来。代替它而繁兴起来的是绅士淑女所鉴赏的国故的整理，鸳鸯蝴蝶派的佳人才子的故事，以及《留东外史》《九尾龟》式的嫖经和赌经。新文艺的阵地只剩了鲁迅和他领导的零落的新兵苦撑着，他自己就曾叹息过：

寂寞新文苑，
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